

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

春蕾卷



母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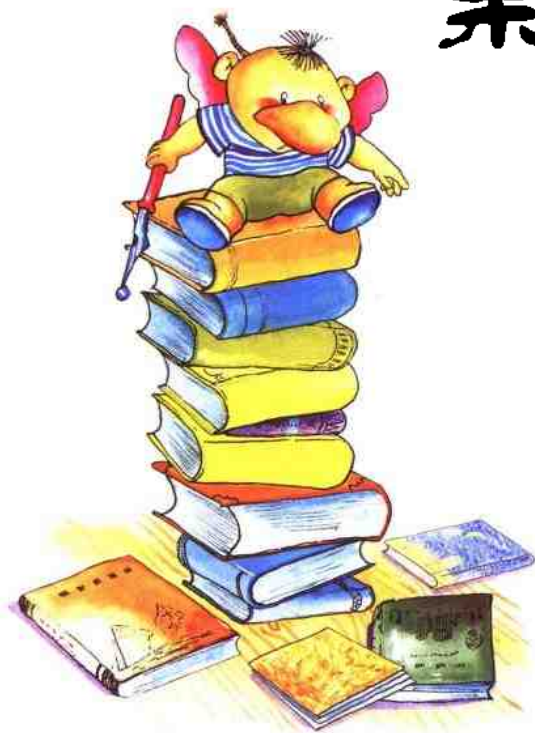
哈尔滨出版社

· 春蕾卷 ·

素质教育必读

qīng huā nián wú zhī, jiào yu bì dú

母亲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·春蕾卷/李主编. - 哈尔滨:

哈尔滨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80639-911-9

I. 青... II 李... III. ①科学知识-青少年读物

②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世界-青少年读物

IV. 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4516 号

总策划: 钟雷

责任编辑: 盛学田

主 编: 李杰

封面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

副主编: 董颖 王勇

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·春蕾卷

母亲

哈 尔 滨 出 版 社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邮政编码: 150006 电话: 0451-6225161

E-mail: hrbcbbs @ yeah.net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2 字数 1200 千字

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39-911-9/Z·31

定价: 120.00 元(全 12 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6225162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



目录



◆ 第一部	1
◆ 第二部	149



第一部

日复一日，他们就这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几乎无法喘息。天还没亮，整个市郊的工人区都被吵醒了，可怜的人们无可奈何地睁开眼，无精打采地开始这一天的劳作，只见他们行色匆匆地钻出贫民窟，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朝工厂赶去。傍晚时分，太阳血红的余光照在窗户玻璃上面，疲倦而忧伤地闪耀着。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肚腹里，将这些人扔出来，好像清理矿渣一样。

每逢节假日，他们睡到上午 10 点左右，然后，那些老成持重、有家有小的人们，就换上了比较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。

成年累月的劳作，使他们丧失了正常的食欲，为了能吃下饭去，他们便拼命地喝酒，让伏特加强烈的灼热来刺激他们的胃口。

他们碰到一处的时候，总是说工厂，谈机器，骂工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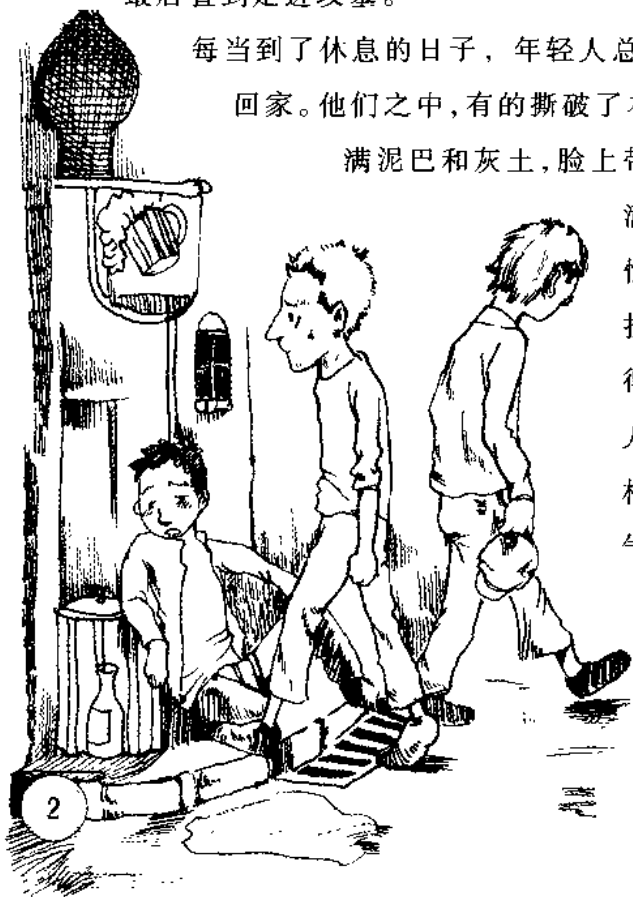
头——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所有的谈论，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。在这枯燥又千篇一律的日子里，愚笨而无力的想法有时也会发出智慧的闪光。

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，最多的则是一触即发的怨恨，这种感情和那不能得以恢复的筋骨上的疲劳同样的年深月久。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从父亲那儿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，它像黑影似的一直伴随他们从小到大，最后直到走进坟墓。

每当到了休息的日子，年轻人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。他们之中，有的撕破了衣服，浑身上下沾满泥巴和灰土，脸上带着伤痕；有的则

满心屈辱充满愤恨；有的是委屈地挂着眼泪；有的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，一副可怜相；有的垂头丧气，看上去叫人讨厌。

有时，也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



母生拉硬拽地拖回家去——他们在路旁围墙根下，或者什么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，立刻破口大骂，抡起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软了的儿子就狠命地揍。之后，他们把儿子带回去，好歹把他们将就到床上去睡觉，因为第二天早晨，当汽笛怒号不止的时刻，还得叫醒他们去上班。

有时候，也有些外地人来到这城郊的工人区。

起初，这些陌生人颇受大家注意，更引起了人们一点儿兴趣。过了一些时候，那些新奇的东西便从陌生人身上消失了，于是大家就对他们习以为常了，他们就再也不引人注意了。

然而有时候，陌生人会说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。那些话，在一些人心里惹起了盲目的愤怒，在另一些人心里引起了模糊不清的焦躁，在第三种人心里，有一种对于朦胧事情的淡淡的期望，使他们感到不安。他们为了要驱散那种不必要的却足以妨碍他们的焦躁和不安，便索性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。

当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的奇特东西时，工人区的人们就忘不了了。他们对这些“异己”怀着一种本能的警戒。他们生怕这些“异己”在他们生活中投掷某种东西，这种东西足以破坏他们虽然苦重却还平安的生活。

就这样，人们默默地躲开了那些讲述新奇事情的





人。

看来，如果这些人不能和工人区的人群融合的话，那么他们只好再流浪到别的地方去，或孤单地躲在工厂里……

在这众多的工人中，有个钳工叫米哈依尔·符拉索夫。他是技术能手，而且是工人区最有力气的大力士。他从不在老板面前卑躬屈膝，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。每逢休息的日子，他总要打人。大家都不喜欢他，也怕他。

当他的儿子巴威尔 14 岁时，符拉索夫有些麻烦了。有一回他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拽回去，但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，硬邦邦地说：

“住手！”

“什么？”父亲一边说，一边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，就像阴影渐渐移向白桦树一样。

“我受够了！”巴威尔说，“我再也不能忍受了……”他举起了铁锤。

“好吧……”父亲重重地吐了口气，又补充说，“唉，你这个混蛋！”

这事发生后不久，符拉索夫就和妻子说：“以后甬再朝我要钱了！巴威尔能养活你了……”



“那你就把钱都喝光？”她大胆地质问。

“用不着你管，混蛋！我去逛窑子！”

他并没有去逛什么窑子，然而从此以后直到他死，几乎两年光景，他再也没有去管教过儿子，甚至也没跟他说过话。

每到休息日，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。他一声不响地走着，好像是在那里找人似的，用眼光扫寻着别人的脸。他养的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，一天到晚地跟在他身后。符拉索夫喝醉了之后就回家，他坐下来吃晚饭，然后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，但从来也不抚弄它。晚饭后，一旦老婆收拾碗碟不及时，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，再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，背靠着墙，张大嘴巴，闭上眼睛，用那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。

他是得疝气病死的。在临死的前几天，他全身发黑，双眼紧闭，咬住牙齿，在床上乱滚，时而对老婆说：“给我点耗子药，毒死我算了……”

医生告诉他要用针剂治疗，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，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。

“滚你妈的！我自己会死……混蛋！”米哈依尔声音沙哑地骂着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的老婆、儿子、狗，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·维索夫希诃夫，和几个工





人区的乞丐，参加了他的葬礼。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，巴威尔连一滴眼泪也没有。

下葬之后，人们就都走开了。但是，那条狗却还留在那儿，它坐在新坟之上，默默地嗅了许久。又过了几天，那条狗也死了，是让人打死的。

两星期之后，正赶上一个休息日，巴威尔·符拉索夫醉醺醺地回到家里。他跌跌撞撞地闯进门来，像他父亲那样，攥着拳头一边捶着桌子，一边向母亲叫喊。

“拿饭来！”

“还有——我要抽烟，把老头子的烟斗给我！”巴威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，嘟嘟囔囔地叫着。

母亲走过来，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了的蓬乱的头发，静静地说：“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……”

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。看到母亲眼睛里充满着悲哀，他的心灵备受感动。

“你要是喝起酒来，那还能养活妈妈吗？”

他紧闭着眼睛说：“大家都喝酒……”

母亲喟然长叹。他说得不错，她自己也明白，这鬼地方除了去酒馆之外，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。但是，她仍旧说：“可是你不要喝！该你喝的那份儿，你爸爸早已替你喝光了。他叫我受的苦够多了……你可怜



可怜你妈妈，好不好？”

听着这悲伤而温和的话，巴威尔逐渐地清醒过来，仔细地望着母亲。

她长得很高，稍微有点驼背，被长期劳作和丈夫殴打所折磨坏了的身体，行动起来毫无声响，总是稍稍侧着身子走路，好像担心会撞着什么似的。宽宽的椭圆形脸庞刻满了皱纹，而且有点浮肿，一双不安而哀愁的眼睛暗淡无光。她的右眉上面有一块很深的伤痕，所以眉毛略微有点往上吊，看上去好像右耳比左耳略高一点，这给她的面孔添上了一种小心谛听动静的神态。在她又黑又浓的头发里面，已经杂有一绺绺的白发了。她整个人都显露着悲哀与柔顺。

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巴威尔的面颊滑下来。

巴威尔母子俩的日子过得比先前更安静、更稳妥了，与工人区其他各家相比有点不同。

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，巴威尔都有了：手风琴，有胸甲的衬衫，漂亮的领带，套鞋，手杖，一切他都买了。一开始他和同龄人一样，也出席晚会，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尔卡舞。每逢假日，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。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觉得头痛、胃痛，脸色苍白，没有精神。

有一次，母亲问他：“怎么样？晚上玩得高兴吗？”

他用一种阴郁焦躁的口气回答：“闷得要死！不如





去钓鱼，那样倒还好些呢，或者——去买上一支猎枪。”

他沉默寡言，一对大大的碧眼和母亲一样，总是不满地望着什么。他既没有买枪，也没有钓鱼，却很显然地离开了一般人所走的旧路：晚会不常去了，休息日往往到别的地方去，可是，回家时并没有喝醉。

母亲非常留心巴威尔的行动，她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白了，眼神也越来越严厉，嘴唇总是紧闭着。他仿佛是在对什么事情生闷气，又好像有什么疾病正在耗损他的体力。从前，常有伙伴来找他出去，但是现在由于总是碰不上他，大家也就不来了。

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，觉得很高兴，但她能看出来，他是在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其他地方游去——这在她心中又引发了一种茫然的忧虑。

他开始拿些书回来，悄悄用功，读过的书立即藏起来。有时候，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么，写在单页纸上，写好之后，也藏起来……

母子之间不常说话，只是偶尔在饭桌上，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。在休息日，他总是一早就出去，直到深夜才回家。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看戏，但奇怪的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看他。



有一次，巴威尔拿回了一张图画，把它挂在了墙上。画上有三个人，他们正一边谈话，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进。

“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马乌司去。”巴威尔这样介绍说。

母亲很喜欢这张画，可是她心想：“一方面尊敬基督，另一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……”

在那个木匠朋友替他做的书架上，书逐渐地多起来，房间也收拾得令人感到畅快。他对母亲说话时用“您”，有时他忽然温柔地对母亲说：“喂，妈妈，我回来迟一些，请您不要担心。”

儿子的这种态度使她欢喜。从巴威尔的话里，她能感到一种认真而又踏实的东西。但是，她的不安仍是与日俱增，像是有种非同寻常的预感。她想：“别人都那样，而他却像个和尚。他太老成了，这与他的年龄不相称……”





时不时地，她又想：

“或许巴威尔结交了什么姑娘了吧？”然而，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，可他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交给了母亲。

就这样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一个月过去了……两个年头也过去了。时光就像流逝的河水，不分昼夜地跑掉了，但是母亲的生活依然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沉重的担忧，越来越举步维艰……

这天晚饭后，巴威尔像往常一样开始看书。母亲收拾好碗碟，小心翼翼地来到他的身边。他抬起头，疑惑不解地望了望母亲的脸。

“没什么，巴威尔！我没事儿！”她匆忙地说着，似乎很难为情地皱着眉头走了出去。但是，她一动也不动地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，心事重重地洗净了手之后，又回到巴威尔身边。她冷静地说：“你总是看些什么？”

巴威尔并不盯着母亲，他压低声音答道：“我在看禁书。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，如果别人知道了我有这种禁书，那我就非坐牢不可。因为我要知道真理，就让我坐牢。你懂了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，巴威尔？”她说。

他抬起头来瞅着母亲，低声地回答：“我要知道真



理。”

母亲心里明白了，她的儿子已经永远地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。在她看来，生活中的一切遭遇都是不可避免的，她早已习惯于不假思索地顺从。现在，从她充满了痛苦与忧郁的心里，找不出什么可说的话来，她只有静静地哭泣。

“不要哭了。”巴威尔温存地低声说着，但是她却觉得他是和她告别。

“请你想一想，咱们过的是什麼日子？妈妈你已经40岁了——难道有过一天好日子吗？爸爸时常打你——我现在才明白，爸爸是在你身上发泄他的痛苦，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背上，可爸爸却不知道，这种痛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爸爸做了30年的工，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进厂干活了，现在，都已经有七栋厂房了！”

听着他的话，母亲觉得害怕，但她还是认真地听着。儿子的眼睛漂亮而明快地放着光芒。

有时候，想不出合适的话，巴威尔就住了嘴。在自己面前，他看见了那张悲哀的脸，脸上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闪出昏暗的光。

他可怜起母亲来，他重新开始说话，但是这次谈的却是关于母亲自身、关于母亲的生活了。





“妈妈记得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？”他问，“在过去的生活中，有没有值得妈妈纪念的事情呢？”

她听了这些，悲伤地摇着头，同时，在心里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既悲且喜的新鲜

情感，这种情感温和地抚慰着她那颗千疮百孔的心。

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谈她自身，谈她的个人生活呢。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淡忘得不很明朗的思想，轻轻地吹燃了已经熄灭了的对生活茫然不满的感情——这是早年青春思想和感情。关于人生，她和女伴们曾经聊过，长时间地聊过，很仔细地聊过，但大

家只是埋怨，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困苦。

但是，现在她的儿子正坐在她的面前，他的眼睛、面孔，乃至他所讲的一切都在触动她的心灵。她的心中充满了对儿子的自豪，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理解母亲的生活，说出她的苦恼，疼爱她、怜惜她。

做母亲的——向来没人怜惜。这她是知道的。儿子所说的关于女人生活的一切都是悲伤的，是为她所熟知的真实情景。在她胸膛里，无限的感触轻轻地颤动起来，有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爱抚越来越让她温暖。

“那么，你打算怎么样呢？”母亲打断了他的话，问道。

“我得学习，然后我再教旁人。我们工人非学习不可，我们必须懂得，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什么这样痛苦。”

巴威尔那双一向绽放着尖锐的目光的眼睛此时竟变得这样柔和，这样亲切——这使母亲感到高兴。在她心里，她为儿子能够把人生的悲苦看得如此清楚透彻而自豪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她还是不能忽略她儿子的青春，还是不能不顾她儿子异于常人的谈话，不能无视儿子决心一个人站起来反抗大家（连她也在内）所习惯了的生活。

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对自己说服力的自豪，提高了

